



R
525,8211
155.1

39

郁 文 週 報

第 十 二 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星 期 日 出 版

發 行 者

北 平 郁 文 學 院

學 生 會 出 版 部

本期目錄

短評

幼稚行動.....毅忱

論壇

我們護校是受人利用嗎？.....中派

體育問題——諸民誼先生在本校講演.....林朝暉筆記
張建信

帝國主義的認識（續）.....周玉崑

文藝世界

母與女（續）.....徐信

重逢.....松隱

可憐的春妹.....綺珍

悼亞黃.....C Y H

怒風苦雨之夜.....趙精五

無主的荒塚.....劉純孝

遊萬壽山偶成.....李鴻揚

和李鴻揚君遊萬壽山原玉.....再厲

故都寫懷.....趙精五

徘徊.....前人

辛未春日遊北平西郊.....前人

紅杏隱漁家.....劉純孝

輕便郵箱

給我的弟弟——討論婚姻問題.....再厲

向讀者的聲明.....編者

謝 謝 關 姚 二 君

本報承關月山及姚維華二君惠與封面兩幅，有增光彩，特此致謝！

徵 文

「五月專號」五月快到了，但是五月裡的紀念日子頗多，故本報特刊一「五月專號」，先期聲明。希諸同學多賜佳作！

短 評

幼 稚 行 動

毅 忱

於四月之二十二日，本校請褚民誼先生演講，題為「體育問題」，係預先通知者。學生會方面特黏貼標語，以示熱烈歡迎之意。在標語中有「女同學歡迎褚民誼先生要打倒病態美人的慣性」一語。不意竟有女同學某君者，以為此乃對女同學一種欺侮，出而扯之，吾人認為此種行動，殊為幼稚！

夫病態美人一語，乃為褚先生在女一中講演所言，今為歡迎褚先生，且其所講又為關於人生至大之體育問題，製此標語，對人對事，本屬至當，由此顯係學生會方面確絲毫無欺侮女

同學之存心，無庸疑義者也。



南京圖書館藏

632344

再以情理論之，病態美人本係中國女人之慣性，一般婦女莫不以能如林黛玉之多愁多病者為美，或若西子捧心病態堪憐者為榮；坐使數千年來，二萬萬女同胞醉心窈窕淑女之惡習，而貽中華民族一蹶不振之危機！是誠可痛心也已！今學生會站革命立場，貼此標語，又誰曰不宜？

且學生會乃為代表全體同學福利之團體，倘當時認為此標語為不當，無妨陳述理由請求撤消，或不明瞭其中意義，請求解釋，均未為不可。今竟冒冒然扯去，其人之勇氣固可嘉，然自此而開任情污蔑代表同學團體之始，則學生會將凡事不可為矣！

回首往事，所堪慶幸者，學生會方面尚能顧慮大體，持之和平，不然遽而當前提出質問，必致滿院喧嚷，貽人竊笑，果如是，則某君之負咎，當更何如？

綜上各點，人為社會的動物，一人之幼稚行動，而足影響全局至重，由某君一舉，足資佐証。此非余個人之主觀妄加月且，而事實昭昭在人耳目，固何容任人信口雌黃？然天下事固不僅此也，舉凡事業之失敗者，莫不多在於行動幼稚，墮入陷阱。故吾人處身社會，首當去掉近視眼之毛病，觀察務要科學化，次則應除盲動之故態，行為須合理化，非然者「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悔亦噬臍無及矣。願吾人亦何不以此為戒哉！

論 壇

我們護校是受人利用嗎？

中 派

自從繆仕齡吳劍豐劉新東等濫發傳單和組織偽校董會希圖破壞郁大，這種噩訊，傳到了我們的耳鼓以後，全體同學莫不氣忿填膺！髮指目裂！當經本校學生會緊急會議議決，函勸繆氏勿再事猖獗，免滋糾紛。據覆云：『一切舉動純係為學校大體，並非為私人利益』，距料事實上竟大謬不然，不但對於本校公意不知接受，反砌詞架誣，在報端以偽校董會名義亂登啓事，淆亂聽聞。究繆等自稱愛郁大愛全體同學不後於人，查其成績，過去在校既無些許好的貢獻，今復肆其魍魎魍魎之伎倆，破壞郁大前途。這果是愛郁大愛同學所當為的嗎？天良未泯，想繆等清夜捫心亦當自愧吧！

昨繆等又在報端，以本校學生會反對偽校董會啓事事硬說這就是凌院長利用學生的鐵証（見世界日報），真屬冥頑不化，荒謬絕倫。須知本校同學皆係革命的青年，心地光明，態度磊落，決不能為任何私人利用，亦斷不能為一二奸細所煽惑，只知誰能造福於我們就擁護他，誰要加害於我們就打倒他，我們有偉大的而又純潔的人格，自然有獨立的超然主張。惟社會人士忍經他們亂登啓事及造謠生事，魚目混珠，難免為其矇蔽。茲把我們護校的理論拿出來，請明達者公評！

（一）護校在道德方面的根據 我所說的道德，並不是具有專制淫威含有階級性的吃人道德，乃是自有人類初期結羣互助的人類本能。申言之，就是愛羣，不為害羣之馬，不破壞羣的福利。如遇羣的福利與個人利益抵觸的時候，必當先犧牲個人的利益，假使要有人破壞羣的福利，也得誓死去奮鬥去，即寧至死也不樂犧牲羣的福利。

談到這塊，我們可以知道，學校乃是社會——羣的——的事業，是一種給社會

造就建設人材的場合，學校乃為社會而設，不是一個私有財產，所以一般人都應站在社會的觀點去愛護牠，去尊重牠。並且在同學方面乃是集團生活，不是個人的。同時讀書也是為社會為國家的，所以有了人破壞郁大，我們才站在羣的立場上去反對他。

(二) 護校在唯物方面的根據 我們為了生存問題的催使，和担负着改造社會的使命，處在這農村經濟破產的中國，勉強的掙扎了又掙扎，才入了大學。更兼着現在社會上還有身分上的階級存在，不但入了大學，希望得到一個較好的環境得以安心讀書；並且還希望畢了業的文憑，為社會所認可，到某機關做事有效力。可是最不幸的我們，在這郁大生命之花，將要開放得燦爛光華的當兒，內部也漸完善了，學院立案也要成功了，偏有幾個害人不暇的東西們，對郁大施以窮凶惡極的破壞，這不但誤了我們寶貴的光陰，使不能夠安心讀書；還斷送了我千餘同學的遠大前程，這實無異結果了我們的弱小生命一樣，唯物乃人類的本性，我們沒有旁的法子，只有正當防衛和他們作一個殊死的決鬥！

(三) 護校與院長 做院長的，只要能夠有辦事的能力，能熱心為學校謀發展，那就可以。現在據我站在客觀第三者的地位觀察，我們凌院長不但有勇敢的做事能力，並且還能夠任勞任怨。整天的東奔西跑不辭勞瘁，學校無論何種公文都要親自閱目，尤其他最長處的一點，就是另外具有一種和藹可親的氣度，不專制，不拿架子；同學即有不大的小事，他也接見，或可或否，都慨然解決了事。

說起來，辦私立學校，委實困難得恨！特別是我們郁大，既沒有絲毫在政治上的優越勢力作後盾，又沒有強大的經濟力量作前鋒；只憑凌院長和幾位熱血的董事們，苦心孤詣，困苦掙扎，才有今日漸形起色的成績。還有一層，縲等猶老是擾亂着，校務進行的掣肘，無處不難煞了凌院長，這話並不是我個人的感情作用，不信！問問全體同學，莫不以郁大除了凌院長誰也難辦——自然要人們是不肯下就的。凌院長如此，我們腦子沒有被人煽惑，我們的意識沒有被人矇蔽；對他怎能不表示擁護！我敢說，郁大的前程，郁大的生命之花；差不多都寄託在凌院長的一人身上！

我們爲社會爲個人才表示擁護凌院長，愛戴凌院長，否則他若對我們沒有一點貢獻，反而要加害我們全體，那我們也必定不客氣的打倒他，反對他。爲甚麼反動份子們說我們被人利用了？我們郁大同學現在一千二百多人，凌院長他有多少金錢？能把我全收買得到！他有什麼神授的法術？能把我們全麻醉得住！難道凌院長是大資本家和神仙不成！

最後尤有爲繆氏告者，我們不是奴隸，我們是有熱血的革命青年，如你仍一味胡塗，不客氣的說：那就無怪我們孟浪了！我們再就要進一步向進攻爭鬥了！

體育問題——褚民誼先生在本校講演

林朝暉 張建信 筆記

本月二十一日中委褚民誼先生應本院之請，在第一教室講演體育問題，首由院長凌昌炎先生致歡迎詞，略謂：褚民誼先生今天來本院講演，我們覺得非常榮幸。褚先生的聲譽，瀰漫全國，對於體育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太極拳；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褚先生今天很熱心的給我們訓話，更令我們感佩，我們要十分的感謝褚先生。次褚民誼起立講演云：

諸君！今天兄弟第一次與各位相見，非常歡喜：兄弟也是教育界的一分子。兄弟以爲發展教育，必須大家互相勉勵，故趁這個機會，把自己一點很小的意見貢獻給大家。

年來國內戰事時起，國家大部分的經濟都用在軍事上，因此辦教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不過這是暫時的現象；軍事停止，教育費自然可以增加。北平的學校，國立私立都有，私立學校之設，是幫助政府力量不及的地方，也是很重要的。昨天兄弟在清華大學講，辦理學校有兩個原則：（一）形式的（二）精神的。光重形式不重精神，是不能造出高尚的人材；形式不好而精神好，這樣還可以造出相當的人材。什麼是形式？如學校的圖書館，體育場，教室等設備是。什麼是精神？如教授認真，課程完備，學生按時聽講，教職員等辦事迅速，互相親愛，互相合作等是。

這樣，形式與精神兩方面都好，這個學校才能發展。

兄弟常觀察我國，今日的學校，大概可分為四等：（一）形式與精神都好（二）精神好而形式不好（三）形式好而精神不好（四）形式與精神都不好。頭一個形式與精神都好，這自然是最好不過的；形式不好而精神好，這個學校也還可望發達。從前法國的學校，一切設備都不很好，但也可以造出許多好人材，不過，現在的法國學校精神上也很好了；至於只有形式而沒有精神的學校，自然不會造出什麼人材的；說到形式與精神都不好的學校，那當然是最末一等的了。北平學校很多，尤其是大學。國立的有，私立的也有；中國人辦的也有，外國人辦的也有。在形式上看來，都是非常好的。裏面是中國式的建築，外面是洋式的構造，形式上看去是不錯的，但是精神上却不一定好。郁文學院從形式上看去，沒有偉大的建築，但是，牠的精神却是非常好的。我們知道，形式上的缺陷是不要緊的，我們總要寶貴我們的光陰，總期精神上比人家強。今天兄弟第一次到這裡，大家都不怕辛苦站在太陽波中，沒有一個很大的禮堂容納許多同學，這便是表示我們精神上比人家好。所以兄弟覺得非常歡喜。

兄弟個人總覺得青年是可愛的。自己五十歲左右的人，還好像十幾歲的人一樣，所以兄弟今天對大家講演沒有一點客氣。今天和諸位要講的是體育問題，練體育不是因為政府的命令，也不是為運動場上的比賽。我們練體育是另外有一個根本的動念：因為我國的人種太弱，不要人家天天說我國人是東亞病夫。希臘有一句格言說：『有健全的體魄，才有健全的精神；有健全的精神，才有健全的體魄』所以最要緊是先練好我們的體魄，這不單為個人，就是家庭，社會，國家也會強健起來。至少練習體育可以減少疾病，免去個人的痛苦。我們知道有強健的體魄，在社會上才能有很大的努力，所以練體育是以強身為目的。

但是，我們用什麼方法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不用說是運動。運動是「舒行血脈，動是「活動筋骨」。我們提倡體育要以此八字做標語。所謂動是要靈活，不要盲動，不然，動若趨於急烈，那全身的細胞都要受損，就不合舒行血脈的原則了，但是不動，緩動，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們要於不急，不慢中求個適中的運動才

是。

現在中國的運動方法，大抵是舶來品，像田徑賽，足球，籃球等運動都是外來的。不過外來的有壞的也有好的，中國從前運動的方法也是一樣的有好有壞。我們現在把中外兩種運動方法參合起來，採取牠的長處，去掉牠的短處，另創出一種新的運動方法。這種運動是很可以適合中國一般人的體格的，那便是兄弟所創造的太極操。

我們為什麼辦大學？不消說是為研究各種學問像：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等。練習體育既是以強身為目的，有了強健的體魄，才能夠研究這些學問，使牠有更大的發展。二者實互相為用，只知讀書而不練體育，是不可以的，然每天除練習體育外別無事幹，也是不行。我這一個練習體育的方法，是沒有毛病的。所以這種運動無論老年中年少年都可以適用的，並且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譬如我們學校沒有體育館，運動場，也可以運動。我以為運動是一種必要的事情，好像吃飯睡覺一樣的重要。不吃飯不能生活，不睡覺，就會疲倦，不運動也會衰弱我們的身體，促短我們的生命，所以我說運動是人人應當練習的，並不是年青，有病，體弱，才練習牠。

我這種運動，沒有早晚，只費很少的時間就行。並且是一種很和平的，經濟的。因為用很大的力氣來運動，是上不上算的，運動是為的強健我們的身體，有強健的身體，才有強健的腦力，腦力與氣力都很重要，這樣才能發展我們的學問。所以我們對於運動要用一種很經濟的方法。我對於這種經濟方法有三個主張：（一）時間經濟（二）金錢經濟（三）力氣經濟。第一時間是很有限的，像我們在學校僅僅四年的光景，要是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運動上，那豈不違反我們求學的初意，所以我們對於時間非經濟不可。第二，一切運動的用品都要拿錢買，這是很不經濟的，況且這些東西，差不多都是舶來品，我們若用很多的錢買牠，豈不是國民經濟上很大的損失。全時，我們若拿這些錢買應用的書籍，豈不很經濟？第三，力氣經濟是要把我們的力氣用到有用的地方去，譬如我們做農業工業，還有相當的生產，我們若把這一種力氣用在運動上，這也是不經濟的。我這種太極操運動的方法，既不費時，不

用錢，也不用很大的力氣，是很合算的。這是我今年回國的時候，在太平洋中想出來的。牠是把中國的太極拳和外國的體操合在一塊，這種運動方法很簡單，一兩次就可學會，只要把這種基本的動作學會，再學太極拳，八卦拳等都是很容易的。

從前中國有個八段錦，但是，太極操的動作只有六段，就名牠做六段錦亦未嘗不可。這六段當中一，二，三，四，每段有四個動作，唯五，六，兩段只有兩個動作，而且每動作之中都是平均來復的畫一個圓圈。（當場表演太極操）

我剛才說過辦學校有四個現象，以太極操動作中的時間與方向來說，也可以定出四個原則。（一）方向與時間同（二）方向同時間不同（三）時間同方向不同（四）時間與方向都不全。

我們研究學問有兩種方法（一）分析的，（二）綜合的，太極操是把太極拳與體操分析後，再把牠的好處綜合起來，我們要常練習這種輕而易舉的簡單運動方法，這不但可以舒行血脈，活動筋骨；到老時灣腰，曲背，眼花，耳聾，惹人討厭，等毛病可以免掉；全時在我們自己的精神上也能保持一種永久的快樂。（完）

帝國主義之認識（續）

周 玉 崑

帝國主義之侵略的方式

帝國主義之唯一的目的，當然是經濟侵略。但是被侵略的民族，決不能上來就伏首帖耳的甘心忍受，所以牠們對於侵略弱小民族，就不能不研究一個方式。於是必得預先觀察那個地方的情形，和那個民族的文化，再相機而施行，總是面面俱到，無微不至。假若那被侵略的地方，是物產不豐富，民族又愚昧的時候，那就用政治侵略的方式，簡直用軍事去消滅那個民族，把那個地方收為己有，作自己的殖民地；假若那個被侵略的地方，物產是比較的豐富，人民的智識又似開化，而尚未全開化的半開化程度，在這種情形之下，若完全使用政治侵略的方式，又恐怕遭那個民族的反抗和仇視，所以牠們就用政治侵略和經濟侵略雙管齊下的方式，把那個弱

小民族屈服在自己的勢力之下。有了這兩種毒辣的方式，固屬可以滅弱小民族而有餘，但是天長日久，又恐怕弱小民族一定會感覺到，這種明顯易見亡國滅種的方式的慘酷暴烈和險毒，定然要想法子來作反抗運動。所以牠們就又另設出一種文化侵略的方式，來緩和反抗的空氣和運動，而掩蔽牠們的罪惡。並且可以麻醉那弱小民族的頭腦和良心，使他們永遠認賊作父。所以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可分之爲政治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的三種。但在事實上多半都是三者相輔而行，緩急相濟，以經濟爲目的，政治爲手段，並以文化補助其聲勢，才能成功。現在我把這三種方式來分別說明於左。

1. 政治侵略 當牠們侵略任何一個地方的時候，牠們必定預先要觀察那個地方的情形，設若那個被侵略的地方，當時爲其他帝國主義的勢力所不及，那就簡直用牠們所謂優越的軍事，來侵略這弱小民族；設若那被侵略的地方，是同時要有幾個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平衡的原故，誰也不能把那弱小民族收爲自己的殖民地，於是他們各自利用其外交的手腕，來侵略弱小民族。所以政治侵略，又可分爲軍事侵略，和外交侵略，兩種來說明。

軍事侵略 是拿出牠們那猛烈而龐大的海陸軍和飛機，光顧到那渺小脆弱的所謂劣等民族的身上來了，唉！這不是像猛虎搏兔的一樣容易嗎？那可憐的弱小民族，只好就在那種淫威暴力之下，任人宰割，任人榨取，任人屠殺了。弱小民族到了這種場合的時候，統治權已經操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國土還有不變爲殖民地的道理嗎。

外交侵略 是因爲弱小民族，被帝國主義者戰敗或債務的關係等，以牠們致和那名存實亡的弱小民族的政府，締結種種不平等的條約，以束縛其自由的並且利用條約神聖，維持即得權利，及維持優越地位，種種的名詞，使那被侵略的國家，担負片面的義務。就是帝國主義者是權利國，弱小民族是義務國。假若弱小民族稍有反抗的舉動，就誣以排外，或破壞條約，然後再用軍事來恐嚇；甚至於肆意屠殺。在這不平等條約上，帝國主義所得的權利，大約是財政監督權，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權，鐵路建築權礦山開採權，內河航行權，通商優待權等等。甚至於牠們看

見其他各國已經獲得的某種權利，而自己尙未能享受的時候，牠們必定要利用什麼最惠國條約，和利益均霑的條文，來藉口再索得牠所未會得着的那種權利。這種情形以我國爲最甚。

2. 經濟侵略 這經濟侵略，是帝國主義的唯一目的，是無可疑意的。因爲牠們機器發明和資本制度的結果，生產力驟然膨脹，並且資本操在少數人手裏，以致形成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的兩種恐慌。帝國主義者爲解決這兩種問題，就不能不向海外弱小民族身上發展，所以牠們侵略的手段，當然得按實事之所需而分爲霸佔市場投植資本的兩種。

霸佔市場 帝國主義因爲生產日益廣大，商品也就因之無限增加，但是人口有限，銷售不了許多；又因資本主義自身所引起的社會種種的病態，使購買力銳減，以致積存好多的「過剩商品，」自然得用牠們的輪船火車滿載而運往其所霸佔的市場銷售。同時又因爲圖生產發展的愈快，所需要的原料愈多，但是現在的工業先進國，多半是由於農業國家進化而成的，工業愈發達，農業愈衰退，是於本國的原料品之供給，每苦不足，自然得就其所霸佔的市場來「壟斷原料，」以極低的價格輸出於本國，經過製造後再行運回。後來牠們又因謀增加剩餘價值計，對於這商品和原料之往返運費的損失，及被產業落後國之廉價勞工的引誘，當然得就其所霸佔的市場來建築工廠，以便「利用勞工」製造本地的原料，銷售於本地，總而言之就是千方百計的將弱小民族的金錢，被其吸收殆盡，而壽命之長短，也就完全操在帝國主義之手了。

投植資本 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如此的掠奪海外弱小民族，同時再極力的剝削國內的無產階級。於是牠們的資本就日夜增加，愈積愈多，又因爲本國的產業特別發達，容納資本的地方甚少，所以國內有許多的剩餘資本無處利用，因此帝國主義就不得不向海外輸出，首當其衝者，又必爲貧弱之國。金力如惡魔，於是貧弱之國遂被其吞噬矣。列強之海外投資，約分兩種，一爲政治投資，借諸對方政府，爲帝國主義，滅人國家最妙的方法，牠們對於國勢不振的國家，往往向其特別投資，因爲藉此可以取得債權者的地位，而干涉牠們的財政，更進一步則可以攫取其政權。

而其陰險之尤甚者，就是牠們常把資本借給那被侵略國家的軍閥政客，使他們互相殘殺，內亂不已，然後帝國主義者就藉這個機會掠奪各種權利。二為實業投資，因以開發產業，為帝國主義者直接把牠們的資本利用在那侵略的地方，去設立工廠建築鐵路，開採礦山等等。但是帝國主義投資力之所及，就是政治力之所及。

3. 文化侵略 這文化侵略就是帝國主義的先鋒隊，也是牠們的救護軍。這種侵略的方式；雖然表面上，不像政治侵略的割據土地，強訂條約；經濟侵略的操縱金融把持財政。可是事實上，這種手段的毒辣和陰險，真比其他各種侵略高出萬倍。對於該方式的實施之概括的分析。約有傳布宗教，設立學校，發行報紙，之三種。

傳布宗教 就是那帝國主義的爪牙走狗——純寄生的傳教士——隨時隨地來撒布那懦怯的種子，若牠們之長以「無抵抗」「受仇敵」和那虛無縹緲絕對沒有的「天堂」來欺騙麻醉那被侵略的民族，把一切的被壓迫者——先進國的工人，後進國的民衆——莫不軟化，成了帝國主義的孝子賢孫。並且因為深入內地的原故，凡是被侵略者的風俗習尚嗜好民情和侵略的機會，無不詳細的隨時向牠們的養主——帝國主義者——報告，以備牠們侵略的參考和預備。所以說傳教士的使命是：一方面消滅被壓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一方面偵探各地方的風土人情山川形勢，以作侵略的嚮導，詢非虛語也。甚至於他們在內地傳教因教旨與該地人民思想不合，每多衝突，一有事故，即藉端引為國際交涉，尤其害之甚者也

設立學校 是因為牠們要軟化被侵略者人民之民族性；和養成帝國主義者的政治經濟侵略人才。所以或由其政府主持，或由其教會執掌，而設的學校。這種學校的質，是完全注重外國文，而蔑視本國文的。因為牠們要想同化或消滅那弱小民族必定要他們對於本國的觀念輕，對於外國的觀念重，達到這種目的之最好方法，就是使他們重看外國文，輕看本國文。所以在牠們所設立的學校之內，無不重視牠們的化文而輕視那弱小民族的文化。並且時常的還要說那弱小民族如何的卑鄙和野蠻，在其他的一方面，而又大吹大擂牠們自己——帝國主義者——如何高尚，文明，越，使那一般受牠們毒的青年真是艷羨的不得了。甚至於還有甘心變作外國人或亡和漢國奴者。帝國主義利用教育作牠們侵略的工具，到了這種情形，可算是大告成

功。但是那可憐的弱小民族，可就陷於萬劫不復的十八層地獄之下了。

發行報紙 是在殖民設立報館和通信社。至於牠們的用意，概括的說約有兩種。一種是：一方面向本國宣傳殖民地人民的野蠻，和物產的豐富，以激勵本國人的侵略；一方面同時要向其他帝國主義者宣傳侵略者自己對於那殖民地的善意和慈悲，使其他各帝國主義者，不但對於被侵略者不加援助，並且同情那侵略者的行動。一種是：一方面挑撥是非。製造謠言，使被侵略之國內發生內亂，牠們坐收漁利；一方面是向被侵略的人民宣揚侵略者本國文化的高尚，勢力的雄厚，以及對於被侵略者的德政和善舉，而減少他們的反抗和仇視。我們即然認識了牠們的用意所在，至於弱小民族所受的影響，當然亦可了然矣。

帝國主義的分類

帝國主義的分類，因為歷來各人的觀察和所採用的方法不同，所以分類也大都一人一樣。有的把他分為政治的帝國主義，和經濟的帝國主義者。有的人又把他分為商業資本政策的帝國主義，工業資本政策的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帝國主義，資本最後階級的帝國主義，和鋼鐵政策的帝國主義者。但是一般把現在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主義，分為赤色帝國主義和白色帝國主義之兩種者。依我看來，末後這種分類的方法最為合宜。因為前面各種的分類法，只能包括白色的帝國主義，並沒有把現在新產生的赤色帝國主義包括在內。這種分類法是以牠們侵略弱小民族所用的方式來分類的。現在我把這兩種帝國主義來分別說明於左：

1. 白色帝國主義：白色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族的方法，普通全是先用軍事侵略或外交手腕來收對方為殖民地。較輕一點的，就是強迫弱小民族締結不平等條約，以保其種族的特別權利，然後再以「條約神聖」和「尊重條約」等等的名詞將這弱小民族像用腳踹手鐐似的，緊緊的束縛起來。政治上即然得到了優越的勢力，於是霸佔市場，壟原料和投植資本籌經濟侵略，一擁而進。然而帝國主義者又恐怕侵略太猛，罪惡昭彰因而激起被侵略民族的覺悟和反抗，所以牠們就利用奴隸式的教育，和麻醉性的宗教，以及假面具的慈善事業，愚弄這弱小民族。使他們雖然作了帝國主義的奴隸，以至於亡國滅種而仍然是歌功頌德。這種方法，西班牙葡萄牙荷屬英

美法義日等國無不用之。

2. 赤色帝國主義：蘇俄赤色帝國主義看見白色帝國主義侵略的方法太愚笨，太顯著，而且不能持久。因為白色帝國主義者當開始用武力向弱小民族施行侵略的時候，同時就在弱小民族的心中，播下了仇視，反抗。和與帝國主義者決鬥的種子。所以他就毅然決然拋棄那不高明的方法，而採用一種既巧妙又圓滑的煽動誘惑的政策，當他要想向某一個弱小民族施行侵略的以前，他必定要用什麼「民族自決」共產主義」「世界革命」「工人無祖國」和「世界上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打倒資本主義」等等的名詞，來煽惑那弱小民族中的流氓和敗類，在各地暴動，殺人放火，胡作非為，務使那些地方陷於極混亂極危險的狀態。這個時候，他便有機可乘，然後任意施行各種侵略，那可就如入無人之境了。白色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是直接殺人；而赤色帝國主義是使被侵略的弱小民自相殘殺。所以有人說：英美的侵略方法是「老鷹搏兔」；而蘇俄侵略的方法，是「狐狸精迷人」現在我們看看蘇俄所作的事情，就知道那全是以自己的利益為立場，對於弱小民族的甘言密語，無非是利用她們罷了。若一旦不利於己，食言反汗，那全是不算什麼的，所以牠們雖許亞美尼獨立，而後又為其所瓜分，即承認佑治亞之獨立。後來又行佔領。口口聲聲說奪還中國中東路，可是迄今仍不肯鬆手。總而言之，蘇俄與英美等帝國主義，在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不過就是手段之不同而已。

帝國主義之在世界上的勢力

現在我們說起帝國主義的勢力來，真是令人不寒而慄。五大洲之中有美非澳三洲及亞洲之一半變了顏色；五大人種之中有黑紅棕三種及黃種之大半被他們滅亡和作他們的奴隸。據學者統計全世界上土地共五十三兆英方里，不在帝國主義支配之下的只六兆英方里，（次殖民地的中國還未計算在內）全世界人口十五萬萬，被壓迫者十二萬萬五千萬。最足令人驚心動魄者即大英帝國每人（兼老幼男婦言）可有十名屬民（兼黑棕黃三色人言）易言之即每一英人可統十有色人也。法人殖民地的面積大於法土二十倍。足見帝國主義的兇殘真是不可響道焉。

關於列強最近殖民地之面積可參考左表

最近列強殖民地保護國之面積表

	非 洲	亞 洲	太 平 洋 中	美 洲	總 數
英	4,203,000 (方英里)	2,126,000 (方英里)	3,279,000 (方英里)	4,008,000 (方英里)	13,616,000 (方英里)
俄		6,400,000			6,400,000
法	3,773,000	317,000	10,000	36,000	4,136,000
葡	927,000	7,000	16,000		986,000
比	931,000				931,000
美	37,000		122,000	752,000	911,000
荷			734,000	55,000	789,000
意	780,000				780,000
西	129,000				129,000
日		86,000	28,000		114,000

總計28,742,000方英里

右表尚有應加說明之處

1. 如挪威屬之斯壁茲柏金 Spitr bergln 羣島及熊島 Bear Irland 丹麥屬之綠地 greenland 及冰地 Iceland 以聯立君主國名義併於丹麥者及其他類似殖民地而性質不甚重要者均未列如

2. 關於英國殖民地面積。除大不列顛及愛爾蘭外，英屬各地均已列入，即埃及及名義上雖已獨立而實際上并未脫英羈絆，及在英名義下之委治國，亦一併列入

3. 關於俄國者赤軍最近所侵佔外蒙古各部分尚未列入。因我國決不能承認之世界亦不能承認之，然承認與否固屬無關於事實也。

4. 法屬委治國及阿格利亞 (Algeria) 以及法屬摩洛哥均列入

5. 關於美者如名義上雖獨立而實際上則受美支配之小國若古巴，海地 (Haiti) 杜敏尼塔 (Dominican) 巴拿馬，尼卡拉郭 (Nicaragua) 賴白利亞 (Liberia) 等，則亦列入，猶加拿大，澳洲，埃及之必列為英領也。美以門羅主義統於世界，然

其帝國主義之侵略，則東達太平洋諸島，而南及南美諸小國也。

6. 關於日本者，朝鮮台灣旅順大連南庫頁島派斯凱杜 (Percadores) 以及太平洋中日本委治權下之小島國均列入。然日人勢力之在南滿者，已根深蒂固，似亦應列入也。

至於列強最近殖民地之人口亦可以表叙明之。

列強最近殖民地保護國之人口表

	非 洲	亞 洲	太 平 洋 中	美 洲	總 計
英	65兆	333兆	8兆	11兆	417兆
法	35兆	23兆	×	×	59兆
荷			50兆	×	50兆
俄		35兆			35兆
日		19兆	4兆		23兆
美	15兆		114兆	9兆	22兆
比	25兆				25兆
葡	8兆		×	×	9兆
意	19兆				19兆
西	1兆				1兆

總計630兆

表中×處乃不滿一兆人口者

此表所舉各國殖民地其範圍與前表同。

更有學者計算，全世界人口共1,500兆，除所謂帝國主義者之人口2,50兆外弱小民族1,250兆，較左表所舉之630已超過弱小民族半數以上，因其來數乃直接臣屬於帝國主義國家者，但是其餘亦均係受其支配與蹂躪，不過相差就是國名尚存而已。

由以上兩表觀之，帝國主義所佔據之土地不為不廣，所屬之人民不為不衆，茫

茫大地幾成帝國主義國家之專有物矣。(待續)

愛情的花蕊爲何這般的香嫩？妹
妹呀！願你那兩座嬌嫩的乳房做我終
身甜蜜的坟墓！你聽一聽我的心弦上
彈的是怎樣溫柔的調子？！

——尋 愛——

文 藝 世 界

母 與 女

(續)

徐 信



隔了兩天，當晚飯後，老谷又來了，瞎老谷又來了，媽媽仍舊笑迷迷的讓他坐下，天老爺我不知媽媽——我純潔貞節的媽媽怎麼會變成這樣的賤人。他用手巾包來了一堆燒餅；用細繩串來了一串油條，那禽獸讓我吃，但我的心好似被匕首刺着，我低着頭面向牆壁坐着，一滴滴的流淚。禽獸用手撫我的背，搔我的腋，我哭了，哭出聲來，他踏踏的又跑到內室去。媽媽便又安慰我，我一時的發火，舉手拉了媽媽一交，從炕緣拉到她炕下。媽媽仍舊笑喜喜的拉我到內室去，但妹妹咯咯的吃油條。

那禽獸又攬腰抱到我炕上去，我是用盡力的掙扎着坐着，不肯睡下去。在這一夜雖說還是第一次的人，我却胆大起來，我不怕了，我知道怕也是無用，我用盡力的思索起來：我以前是作過甜悛悛的夢，溫暖的就好似天鵝絨；我想像着我自己的丈夫，是個很聰明的小學生，是個俊秀的美男子，我想我們第一夜的美味，知不道是多麼神秘，我想我摟着我的丈夫，小孩似的擁着他睡到天明，我的丈夫要我服侍他時，我是軟酥酥的墊在他的身底，我要想別人叫我們是相襯的伉儷，我要想人家看了愛慕，但那裏意料到我的丈夫是個渺小的皮孩子，惹人討厭呢？天老爺，世界上的美男子多着呢，怎麼偏叫我得不到一個白胖可愛的滿意的女婿！唉！這倒也不算什麼，我渺小的丈夫終會長大，黑色的皮膚或者可以變成白的，可那又想到還有這禽獸，偷折我的處女之花哩！咳！天老爺，我願死了，我的確怕活着過這等生活，我破了的花再還來蹂躪，我受傷的小鳥，還來玩弄，咳，天老爺，這到底是誰叫

我如此哩！

我知道我現在的身子餓得和豬一樣，我死也不敢見我弱小的，咳呀，我的小女孀；我不知媽媽何以要推她的女兒到火炕裏去，我不知媽媽爲什麼，拉她的女兒到惡狗身上去。啊，媽媽爲的三百元嗎？但是那禽獸肯不肯把賬勾去？！

惡狗要咬我了，我是不敢多於抗掙的，咬這就老老實實給他咬，咳，天老爺，這是那個大人先生們賜給的？他忽然問我美不美，我罵他一聲瞎東西。

那禽獸跑到外屋去了，我覺身上異常鬆疲，我哭哭啼啼的披着被子睡着，在這時候，媽媽在外邊話起，媽媽問那禽獸賬還要不要，他說萍兒不叫她樂意，媽媽問他到底賬還要不要，他說等到年底再提，媽媽說，你應允了，咳！天老爺呀！將我得到手時，賬算無事，何以現在變卦呢？媽媽哭了，罵那禽獸真人心莫足！那禽獸恨恨的走了，最後說，萍兒這樣的對我，我還答應你們清賬和吃的東西？！

媽媽放聲的哭了，在哭裡怨我不好好的服侍人家，使人家不滿意，她最後跑到我的身邊，央求我明天他來時，免強假裝歡喜，唉，天老爺，我不知我是什麼命運，我不知生下來，是個人呀，還是給人樂趣的玩具！

翌日清晨媽媽穿得乾乾淨淨的，胞了出去，我對妹妹說：這是個老妖精，老淫具；妹妹嗤嗤的笑了，我知道她不解話意，唉我泣泣的哭了，哭得頭微微痛起。

吃午飯的時候，媽媽回來了，她是滿面的喜氣。低低的向我說，瞎老谷應允不還賬了，可是要你好好的，睡時歡歡喜喜，唉天老爺，我有什麼說的。

媽媽嘮嘮叨叨的說如果他的賬不要了，我們還可以過下去，那麼把賬勾掉了，永遠不讓他瞎東西親近你！她覺得她的計策高明，拿着女兒當還賬的東西！唉，媽媽我老老實實的謝謝你，我老老實實的謝謝你，虧你說的出如此的甜蜜！

那禽獸又來了，手裏把着一管小筆，臉上罩着一層殘忍之氣。劈頭對我說賬是不必還了，但房準得賣給他；媽媽覺得勢頭不好，話頭不對；便趕緊的央求他，不要這樣，你要萍兒怎樣我們都允你，但他說無論如何不能不答應他要房，他說許我們永久住居。媽媽又哭了，但他筆一直的在紙上亂寫，寫好後，要媽媽用手指印跡，媽媽不知什麼道理，只得胡胡塗塗的依他玩弄。我在內室裏不知如何對付他才解

氣。唉，天老爺，我們的房子，算賜了那禽獸，山後來得更是隨便，更是任意。

地完了，房沒有了，每天吃的就靠瞎老谷賜給。其先他還多給，後來他來得越隨便，却越輕意，後來竟而把我都擯斥起來，更有時三幾天不給東西。

我們的生活靠那禽獸靠不住了，飢餓一天一天襲來，媽媽成天價，東跑西跑，跑來跑去，只是空空如也的回來，唉，天老爺，我們算完了，我有心回到丈夫家裏；但一者覺得對不起丈夫，二者媽媽又死拖着不讓離去，她說我走了，他們更要餓着，他們更是莫法辦理，媽媽說她是老了，妹妹又是小哩，老少不堪人愛，只有我還算青年有色，如果我臉厚一點，三人的生活，總不費力。

(五)

咳，我們這個臭皮囊，每天不飽充三頓或兩頓是過不去的，雖說仍舊任着生我的固土，但是人家都不理了。老谷是厭煩了，我雖厚着臉皮歡喜人家，可是他來的次數是有限的，五天或六天，七天或八天，可是我們餓着是不可能的，咳，飢寒移人心，這的確是移人心的，我們無法了，我便裝飾着到街上去勾引一般淫的青年，但是鄉村裏愛女人的青年，不是無錢的窮人，便是無妻的光棍，從前在老谷熱愛我的時候，却有許多青年人來誘惑，所以我便每當晚飯後，跑到門外的廟前站着，長輩來時，我便低頭裝作不會看見，青年們過時，我是故作嬌媚妖笑，當時也在有人愛，有人追求……。

我記不清了，那天大約是秋末吧，夜裏的月光正明，稀薄的雲塊，軼軼的堆動，我站在廟台上，依牆等機會。夜深了，村裏靜靜的寞寂，間或有青年人們吃酒的笑聲，也是一聲半聲，其餘就是犬吠，和驢鳴。我身上冷起來，穿的是單衣，所以我很失望的要走，可是，忽地從東走來一個青年，近我時，我才知是賣油條的 K 光棍，我怕失去機會，便先開口說：「你回去嗎？」

「我不回去，想到肉舖裏去吃肉，你吃嗎？」

「我吃，我到家裏等你吧！我很唐突的這麼說了幾句。K 就走開了，我便回到家裏！」

我把方才的情形對媽媽說明，媽媽很得意的說：「K 這小子，真是個淫鬼，他

雖二十來歲，對我曾調戲過，他來時，今天我們給他個肚裏痛。」我當時說，不要使人家太傷心。但是媽媽終究是怕有錢的有勢的財主，土豪；這K光棍，她倒一點不肯留情。不一會兒，K果然推門進來，托着一手的香肉，我見了，便一直躲到內室去，媽媽却連忙，跑出去把院門閉上，回去對K說：

「K，你三更半夜跑到我家幹嗎？我們是無男人的人家，你莫非要……我喊人了。啊」，這年輕的K一見勢頭不好，便立刻跪在媽媽面前，梁嬌嬌梁嬌嬌，的叫個不休，後來他平白地揣出五元錢，才放他出去。

但是我又哭了，我哭媽媽太狠心，不該叫K受說不出來的苦。因為他整天賣油條，我們是常買的。媽媽與妹妹把肉吃着，我也吃下幾口。咳！天老爺，我不知我怎麼能這樣爛起來。每天沒男子來時，我是如何的難受嚟？！

※ ※ ※ ※ ※

這等生活是越過越高，穿得太襤褸了，人家看了討厭。不能不買幾件時髦衣服着上，粉雖不能抹得太多，但每天要抹的，花露水是時潤着手帕，生髮油亮晶晶的施在頭上？所以K的五元錢，不知不覺又化得一枚不餘。我，咳，無法了，沒男子是過不去夜的。當天黑的時候，偷偷摸摸的站在觀音廟台上。其先過來幾個年長的前輩遠遠的躲開去，在他們轉路入弄時，我的耳裏聽到一聲半聲的罵音：「公母狗，……」咳，天老爺，公母狗是什麼玩意兒？我，我……

身上冷的耐不住了，戰戰慄慄的要想回去，但是今夜沒有男子配睡，我是害怕死的。所以忍耐着，老是不回去，一等兩等，等的夜深人靜了。恐怕是無人來了吧！咳，我要死，我死也不願如此的回去，當很焦急的時候，忽然西邊的弄口，湧出一個燈來，在燈光裏看去好似是個青年男子，蹣跚跌跌的走來，我雖不知道是那位，但快樂極了，我便馬上身子一軟，嬌態了起來，忽地那大喊了聲「肉哇」！我才知道是賣肉的生兒；啊，生兒也是個無媳婦的青年，並切又很淫，不過他的算盤打得最清。啊！無論如何我是引誘他的。如果勾引動了他的心時，肉是有吃的，天老爺，我不知何以我這樣老面皮：

「生兒，今夜你的賣買好嗎？」他將一笑而又未笑的問。

『啊，才出來，家裏賣肉倒不錯。你怎麼還沒睡覺？』

『我——她眼一閃時，看見了生兒從燈映影的影子，在她一時的小心，疑惑又是一個人——你一個人嗎？』

『一個人，肉本來不多，用不着多的人來賣。』

『我是……一個人很不願睡覺，生兒你肯到我家去嗎？』

『誰上你的當？梁奶奶要敲我竹槓的。』他說時的神氣是格外得意。

我聽了，覺得很喪情，前幾天，K光棍的事，又想起來了。咳！人家怕了，都怕了媽媽的恨心，我回去吧，回去……我想着回來了，不知所以的回來了。

『媽媽，生兒在外賣肉，你叫他來，就說要買肉。』

生兒背着肉箱來了，梁老夫人既喚他，作商人的是不敢不去。到屋時，他把肉箱放到地下，我看了生兒一眼，便躲到內室裡，媽媽迎上去說了。

‘‘生兒，我們今天的晚飯還沒有吃，切二斤肉吧！’’

‘‘今天要給錢呵，我可不賒。’’

‘‘怎麼不賒！錯幾日就給你；呵，今天夜裏，你萍兒姑很想你……’’

生兒話都沒有聽完，便提起肉箱，一溜烟的跳出門去，大喊一聲肉哇！已離門有二十步。

我哭了，我很難過，我罵媽媽不該如此的唐突，把生兒嚇出去，媽媽是一聲不答，我爬到炕上，合衣餓着肚子睡了——怎麼睡着的，我都知不道，大概是哭着的。

天還未明，我醒來了，肚裏空的很，心是異常悸亂；我想到了，誰都想過，凡是浮燥的青年，不過結果，那個也不能與我親熱，因為他們不是窮的像我，便是家裡找的太勤；只有玉兒是個浪蕩東西，他媽媽雖整天的找他，可是女人家又怎麼他哩！咳，不過，玉兒太醜，真醜的作嘔，頭禿髮稀得好像光葫蘆，左臉的瘡痕，站了一半多，連左耳都掉去半塊，但是，除他面外恐怕是……。

我依舊在引誘他們的地方，玉兒是屢次來追求我的，但是，從前我是無正眼看過他。我儘心裏卑視他——你還很愛女人，就不照照鏡子？呵，今天我變了，我不但不以正眼看他，且很垂青，他見我如此，不消說越追求的利害，十分鐘的光景，

我們便手拉着手到我家裏；媽媽見了，也是歡喜得不得了。依舊是那內室，是那小炕，是那方式。

玉兒每天夜裡前來，來時，不是東西，便是洋元，但是，他母子過活那裏有餘錢！後來還是媽媽，老策大計，令他在油條酒舖裡去賒賬！



(六)

余未是我村中產階級的青年，他數年來在村裏飲酒很馳名；力氣非常的大，但身體却不何等高。要說他是個風流青年，他又不很愛女人，尤其是他自己的。要說他不是風流青年呢，在酒後，他是很愛追求女人的，因此常常惹禍！

秋天是農人們快樂勞苦的時候。因為秋景不錯的緣故，余未酒吃的越起勁，白天到田地工作，夜晚到場裏同一些青年把酒大喝而特喝！他家裡有兩層尊長他的三弟還在保定上學，是我們村裡惟一無二漂亮才高的少年。那一夜是玉兒與他們飲酒，在將醉時，余未便問起玉兒與我的事，是真是假，玉兒也是由於酒氣，將實情告知他，當時他便冒起大火，非到我家來不可，他說玉兒這醜小子，還在有人愛，難道我不能使人愛嗎！酒清的同年勸他的勸他，搶白他的搶白他，但因余未向來是一般同年的信仰者，後來堅決的一溜烟跑到我家，踏踏的將門踢開，我見了勢頭不好，便躲到內室裏來；媽媽見了只一氣的將好話兒哄他，說我沒在家，他便直問玉兒來過沒有，媽媽亦吞吞吐吐的支吾，這一場面，如別人時，媽媽早已大喊有人，敲他的錢化，無奈余未是個很不好了惹的家門，弟弟既是上學多年，村裏的警察都很怕他，何況我們呢？不過他們却也沒有欺負過別人，余未死場場不肯走，媽媽千方百計哄他，他一概不顧的直闖進內室，其實我亦早就願意與他………。橫豎他是有錢的人，並且常常賣豆腐，那有白冤我的道理，所以我便攔腰抱住他，誰知他却掙開去，大罵我們一場呢。他罵我們無廉恥，我們母女都與瞎老谷睡覺，玉兒那爛蛤蟆，亦能吃着天鵝肉，最後大罵我爛東西，臭東西……。而去了！

咳！天老爺！我爛西東，我臭東西，但，我生來是不是爛而且臭呢？

玉兒又來了，我的被罵的難過，還未全逝，我哭了，我在玉兒面前哭了，他見

了是異常驚訝，問媽媽我爲什麼哭，媽媽對他說知後，他很奮奮的罵了余未幾句；不過對我的難過也是無補！他宿在我的身旁了！到天明才滾去。

我的身子漸漸覺得不舒服起來，面色也一天一天黃起來，尤其是那兒一陣一陣的痛得難挨，並時常的覺得收縮。在睡覺後，有時嗅得一股臭味！我害怕了，我不願再接觸男子，但是，却不能拒絕，並於XX過後，那兒倒有一時舒服，病越鬧越重，越重越鬧，咳，天老爺，誰知後來竟弱得不能行路了呢？最奇怪的，是那兒越覺收縮，尿液倒涓涓外津，我真怕極了，我十二萬分怕了，不接觸男子了，玉兒也不來了，我也不便外出了；因爲袴襠裏很是潮濕的一片，咳！我瘦得皮骨相連了，老睡在被頭裏，一動不動！媽媽起初還勸我多起來行動，後來竟罵起我來，咳，天老爺，媽媽罵我死豬似的睡着，還吃他的飯；我哭了，我大聲的哭了，我不明白媽媽何以變成這樣心腸硬惡的人！

我成了廢人，還不斷的消費，媽媽無論如何罵我也是死死的睡着，誰都不來了，醜惡的玉兒半個月沒來一趟！媽媽急了，真是餓極了，空空的缸甕一粒米都沒有，但三張嘴，那裏能不吃！媽媽的法子真高明，我是死也想不到的。她又無恥的跑到老谷家裏去，不知用什麼話頭，又說動了老谷的心，老谷又到我家裏來了！

不消說老谷對我是不睬的，媽媽笑迷迷的對老谷講少女如何的可愛，處女是怎樣的美味；固然老谷那東西，還不是採花老手，何必多加媽媽的挑動呢？其初我聽了莫明其妙，後來忽地老谷問媽媽鳳兒那裏去了，啊，天老爺，我抖了，我顫了，我在被頭裏哭了，怪不得，媽媽這幾天將鳳兒打拌得很美麗，幾隻破缸她賣去，給鳳兒買了雪花膏……咳！天老爺，怕死我了！

(七)



『鳳兒，今天老谷叔請你吃油條，吃燒餅，你歡喜嗎？』鳳兒一入門，媽媽劈頭這樣說。不知情的鳳兒，那裡知道什麼不幸，便笑嘻嘻的穿着花花衣服，跑到媽媽跟前，我鼓起沈疴的餘力叫鳳兒，她却一理不理；老谷伸手把着鳳兒的小掌，低聲的問她餓不餓，她說餓了，因爲中上沒有吃飯，老谷拉着她出去了，媽媽對我說

老谷又動了情 飯有了，我流淚了，我大聲的哭起來，但媽媽罵我死豬，死不掉的死豬。

老谷牽着妹妹回來時，室內已經玄黑了，鳳兒掙脫他的手，偷偷的摸到我的身邊，送到我被頭裏三個東西，還叫了聲姊姊！我，咳！我傷心的不能說話了，只不確正的說，“‘妹妹你慢走’”！但她已跳出門去。

媽媽把燈燃着後，老谷跑到內室裏去了，鳳兒跟在媽媽的後邊，媽媽坐在我的身邊，若有所思的呆着！我無力的泣泣抽抽的爲妹妹擔憂；妹妹的伶俐的耳朵聆着我的微聲，問我說：

“‘姊姊你爲什麼哭’”？媽媽說我賤骨頭，妹妹一聲不敢問了，將手指塞到嘴裡，用牙嘴着！

停有半個鐘頭，媽媽不知何以兩眼亦掛下淚來，鳳兒瞅瞅我望望她，莫明其妙！最後還是媽媽說：

『鳳兒，今天夜裏你跟着老谷叔睡去吧！』年小的鳳兒，將頭低下去了，紅腫的頰兒，送出了很低的一聲『我不！』這樣的媽媽說了數次，她答了數次『我不，』媽媽無法，只得將她推到內室去，但媽媽還未出來，她已經出來了，媽媽急了，嚇她說：

『你要不，明天不叫你吃飯，也不要進我的家』— 壁說着一壁推她進去，但老谷始終沒响一聲。

鳳兒哭了，大聲的哭了，我難受的連哭也哭不出來，媽媽覺得無法了，只得哄她我陪你睡，我們三個人睡，但是她始終不止的哭，老谷覺得無趣了，爬起來，只說明天再來吧！便走了，

哽哽咽咽的妹妹不哭了，只泣泣的抽氣；媽媽罵起來了，罵鳳兒這小東西真不知好歹，明天一定打死你，白吃我的飯，要你幹嗎？咳！妹妹知道達了媽媽的命令，躲在我的身邊，躺下，氣都不敢用力出，後來便嘶嘶的睡去。

(八)



清晨起來，鳳兒知道昨夜的事情，媽媽不肯干休，一早起來，很勤慎的，掃了掃地下，洗了洗臉。很不知所指的靠在我的頭頂。

『你這無用的小鬼，快給我出去，以後死也不要進我的家！』這是媽媽的喊聲，咳！的確是媽媽的喊聲！妹妹不敢高聲的哭了，對着我哭了，我又敢怎麼說呢？『快滾出去，』接着拍的聲，妹妹背上挨了一下棒抽，她一溜煙的跑出去，還哭着！媽媽也趕出去，手裏把着短棒……！

她回憶到這裏，頭腦渾噩的好似瘋子一樣！淚乾了。但枕上還濕着，她不知那裏來的魔力，將右手從被裏伸出，砰的向自己的心窩裏打了一拳，喊了一聲，『妹妹！你不要學我呀！』『妹妹你不……』！

‘‘媽媽！我們是你生的，是你養的，我們是母女！！’’！！；

1930.9.11.夜11時艸於北平西城

一天晚上，好似是什麼紀念節似的，我記不清了。我把去年冬在北平益世報俱樂部發表兩篇小說，送給朋友某君看去，其實是他先向我索閱的。但翌日晨八時，他打電話對我說昨夜將兩篇小說在洋車上不注意丟了。我聆了固然也沒有什麼，不過我總想把自的作的小說留下，以後好慢慢修改，這篇‘‘母與女’’是丟去中的一篇，那一篇是‘‘惺忪們的人們’’我自己的評判，這篇沒有那篇好，不過這篇的底稿較為清楚，所以我便先將這篇加以修改重在週報上發表了

‘‘惺忪的人們’’一篇，底稿不全了，我想再整理一番，因為那篇是描寫鄉村變動的，比較有點意義，但是否能在週報上發表以響同學，還是不定的問題

作者附識1931.5.3.

重 逢

松 隱

日曜日的早晨，金紅色的日光，映照到屋前的梨樹上，在微風搖曳中，有無數的霞彩，閃耀着煞是美觀。

我在早六時就起床了，也可以說是每天都是早六時起床的；因為A站的風景清幽，空氣鮮潔，我每天早晨，都要到門前的小河岸上散散步，吸一些新鮮空氣。

自從來到這荒涼寂靜的a站，每天的生活，除去應作的工外，就是看看小說，或到河邊閒遊，或到林裏呆坐，再就是到車站上去接來往的火車，十一點過了，遠遠的聽得轆轤的聲響，避暑車來了，我忙着往火車站去，想不到！今天却遇着久未通訊，久未晤面的伊。

「呵！您怎麼來到這裡？」我驚疑的問。

「我們去——玩去，」伊微笑的說。

噲！噲！噲！鐘聲響了，伊匆忙的跑上車去，我悵然的直瞧着車行遠了，仍在那兒呆想，以為是相逢在夢裏？

彷彿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在H埠任職的時期，伊却在F校裏任教我還記得：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我乍見伊的時候，是在仲春四月，伊穿著一件玫瑰紫色的旗袍，輕鬆的黑髮，配着蘋果似的俊龐兒，一雙攝人的俏眼，真使人心醉，而最令人難忘的；伊的輕情的笑漩裏，却寓有無限的深意……。

在那年夏季，我受了現在妻的排棄，不！實是受了環境的迫逼，不能不和我中止了友誼的活動，我失望了，我憤恨極了，我幾乎的死去！

彼時我像一個無依的乳羊，我像一些飄飛的柳絮，我拋棄了一切，我要和世界脫離，我沉溺在煩悶深淵裏。

S姊很了解我的生活，他還詳知我的事跡，才為我介紹了我最欽佩；最愛慕的伊。

H埠的秋天，氣候是很寒冷的，涼風吹人，又異常的刻厲。一天我正在S處閒談。

「姐姐」伊在門外叫了一聲，突然的走進屋裏。

「把大衣脫去吧：」這是S向她說：

伊着了一件毛呢大斜紋的袂大氅，粉白色的臉兒，被秋風吹得紅紅的，愈顯得嬌羞賦媚。

「這是C先生」S姊指我說：

「哦……」伊微笑點首。

S姊和我，仍然繼續的談話，有時說到伊校的事，伊只是微笑不語，——或者伊在想着我們是初會的朋友哩！

我們從那天見面以後，各人抱着一種絕大的希望，向前途上猛力的跑去。

在C校裏相會，是不只一次……二次……起初伊總是羞羞怯怯的，和我談話。我因為伊的羞怯，有時我被伊嬌羞的模特的感觸，心經顫動了，臉也紅熱了，我時常因——忘却說些什麼了，但是漸漸的伊却天真的待我，絲毫的也不客氣，什麼糖啦，——菓啦，——作了我們談話的附屬品，每次都是這樣的。有時談到有趣的事情，伊總是格格的嬌笑，伊笑的不可抑時，常伏在S姊的身上。

這彌漫了愛意的小室內，只有我們三人，有時S姊出去了，我倆總是默默的坐着，找不出什麼題目，來作我們談話的材料。

人的心情，真是捉摸不透的迷，不知怎麼我的生活，居然由黑暗而漸進於光明了。

光陰如流水，轉眼秋去冬來了，

一個禮拜日的晚間，伊突然的病了，我們雖是談了很長的時間；但是各個人心裏，總是不高興的，因為伊罹病哩！

我煩惱極了！很懇切的囑託S姊注意伊的病；其實不必我來囑付，S姊當然是特別經心的，終于我懶懶的走了，坐在車上，還不知走的那一條路，既至車夫說：「到了」，我才清醒了。

在那一夜裏，凜冽的北風，飄着鵝毛般的雪花，我失眠了，我……很擔心伊得很危險的白喉病！

翌年我的職務變遷了，伊爲了環境的關係，也離去了F校。

「埠雖是一個通商大埠；但是文明却遠遜平津，對於男女社交，尙有界限，況我又以責任的關係，和伊漸漸疎遠了，也可以說是恐遭誹議喇！

況我因與現在妻的交往，受了諸大的打擊，那末已是驚弓之鳥了，我爲伊的前

途計。——並愛護伊的名譽計。——我們甘作了被環境征服的弱者了。

這難言的苦衷，有誰了解呢？

當我和現在妻婚約成立時，我受了良心上的制裁，我痛苦極了！

我不知伊似有意，似無意間，愛上我了，我將何以安慰伊呢？

咳！這真是我的罪惡啣！

但是我常想戀愛和友誼，總是不能混而為一的，我是因——以友誼的態度待伊了，使伊失望了，刺傷了伊的心了！

阿！這真是我的罪惡啣！

近兩月來。因現在妻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了，我惶恐極了把她送回家裏去治。昨天接到她一封信說：『心口疼痛！病不見輕，醫士告訴須靠長服藥……』我憂悶的什麼似的，——我三年未犯的失眠症，昨夜又發現了，咳！我的命運太不好了，這萬惡的病魔，為甚麼偏不離她的左右呢！

日曠日恰又重逢了，久未晤面的伊，突然而來，飄然而去，使我悵惘極了！

真是傷心人，偏遇傷心事，使我回憶已往，感想現時，咳——我的心兒碎了！我不能不憤怨彼蒼太予人以難堪了。

所以當我乍見伊由站台走來時，我驚疑極了，既至匆忙的別去，我痴痴的好久——好久猶疑是夢裏重逢啣！

A 校舊作。

可 憐 的 春 妹

綺 珍

——催人易老的韶光，似箭般的過去，似流水般的不回來；但是嗚！所留給人們的是什麼呢？感慨！唏噓！

積雪于山，春冰未解，塞外的冷風，吹我告辭了牠來到這個明日黃花的故都。現在呢？又是春光明媚的時候了：楊柳垂着嫩綠的絲，十里如茵的芳草，和那五光

十色千奇萬妙的百花兒，在那裡爭芳鬥艷，各逞自然的美，彷彿是驕傲着污濁黑暗殘忍社會的人們，可是人們中，雖然有許多對於是很懽愉的賞玩，接受着百二十分的快感，但是對牠們發生許多酸楚和妬殺恨殺的正亦多多哩！

我雖然不敢說自己是十足的天真爛漫，但是總覺得是向來少憂愁的人。然而近來也不知道爲什麼？却對此春風煦日的天氣，錦綉文章的世界，有時要偷着牠而洒淚！慈祥和藹的母親，和懇摯親愛的姐姐，弟弟，那種天倫的樂趣，固然是足以使這隻身外出到萬里他鄉的遊子，對着忽風忽忽的深夜，半明半暗的殘燈，寂寞悽愴！但是我那知己的親愛的春妹，昔日的嬌嬌嬌的笑聲，和現在的抑鬱的哽咽，更是叫我情不自禁，淚不能乾！她——春妹——底確是個有志者，在還未脫離學生生活的時候，什麼打倒舊禮教，女子自求解放，智識與男子平等，根本的提高女權，積極的救活了被壓迫的女同胞；志願是何等的雄壯，精神是何等的偉大！我也曾參加她們的隊裡，喊着共同奮鬥的口號，爲女界同胞闢出一條光明而坦平的道路，就是犧牲了生命，那也是有代價的！可是現在呢？從前的同志們，有幾個不被環境屈服了，尤其是春妹的不可告人之苦，——人所不能忍的酸辛，怎能不叫我回首當年而洒淚嚙！

與春妹相識而不深知的她們，誰不羨慕她是儕輩中的幸福者！她的丈夫，是鶴立雞羣的少年，工詩文，工書畫，而且富於感情的才子，現在P城C Y大學攻書，對於她有同神聖一般的愛，和天高地厚的情，這是人生最快樂的事罷！可是她那箇中的酸辛，又有幾人知道呢？更有幾人憐恤呢？

記得那一天，是雪後初晴罷：冷酷的天氣，針一般的北風，可憐的春妹，就在這個情況之下，獨在廚房的外間極冷的屋子裏洗着衣服。我乍見了她這樣的問着，『這樣冷的天氣和屋子，不怕冷嗎？』她出神似的望了一眼，似乎說：你不要『大驚小怪的喊，想驚了……怒了……』我定神看去，那滴答滴答的汗珠兒從她那頰上流下，桃紅的面，越發可愛，可是她那兩道新月兒的眉，雖然沒緊緊的繃着，却是深含無限的憂怨！

『霞哥（她的丈夫）的病，實在可怕！近些日子，不安於眠，精神日見減殺！

他的心思，非常的沉重，每日說是精神受打激，受痛苦，這樣重的病，竟不能靜靜的養着，妳說危險不？他今晨自己作自輓詩七絕五首，是異常的哀怨，悲憤，簡直是不久於人世了！』

她的淚和汗珠兒，一齊流下，好似梨花帶雨般的慘淡！淒涼！我便安慰了一番，她止住淚兒又說道：

『我的境遇，妳是深深的知道的；但是我無論如何受痛苦，却不肯讓舅舅知道，恐怕爲我擔心！爲我增憂！然而不知道爲什麼在這幾天，睡到夜深的時候，常有囁語，被他追問：「媽媽不敢了……三妹四妹不要生氣，我馬上就做，我錯了，請妳不要被媽媽知道才好……」我囫圇的回答他：「夢中的話，是不可靠的，是胡謔的，然而心細的他，還是永久的抱着懷疑觀念……」她的話兒沒說完，她那三小姑子來了，拿着幾件襯衣，說道：

『妳給洗洗，明日還要穿呢！』

她說：『三妹：今天晚了！這些衣服恐怕洗不完了；妳哥哥的藥還沒煎，飯還沒作呢？明天再洗，好不？』

她那不體諒人情的三妹，臉兒一沉，便道『不用了！』轉身拿着衣服便走了！

她急忙的站起，想要奪回那些衣服，不料只聽啣一聲，她便彎下腰了。我上前扶着，問她怎麼了？她說我的腳上生瘡好久，方才着急了碰着凳子腿上。

我說：『怪不得，瞧妳站在那裏不穩，那末爲什麼天天還洗呢？』

她說：『媽媽等穿啣』我又問道：『婆母不知道妳腳上有瘡嗎，』

她，『咳——』一言也不發了！低頭又去洗那衣服。

我實在不忍看了，就跑到她婆母的屋裏，她婆母正在咒罵呢？

『那個小老婆，心中只有妳哥哥，至於公婆和小姑子，她滿沒瞧起，教她預備着罷！那天上來高興，我就好好的教訓教訓，叫她嘗嘗我的利害』

這時候我已經走進屋裏，只好隨便談談便出來了！咳！這還不是小事嗎？次日她受了感冒，一病好幾天，家裏不但不給請大夫，還說：『假裝啣！不過借着偷閑罷了！』

一九三一，四，三。寫於郁文。

悼 亞 黃 (狗名)

C Y H

習習地清風催晨，

衝破了那空氣的幽沉，

幾片桃色霞雲，

隨風輕輕浮蕩，

西房的脊上，

也加染了粉紅的色光，

★ ★ ★

我依例的步出房門，

意在欣賞那美麗之清晨，

豈料當我步於中庭，

我素日所鍾愛的亞黃啲，

牠是直挺挺的僵臥地上，

再不像昔日的活潑模樣！

★ ★ ★

垂首蹲伏，

拍撫着牠纖美的柔毛，

極力的叫呼；

但是已死去的亞黃，

依然四肢直伸，

怎會再像昨日的笑顏迎人！？

★ ★ ★

我永恆不忘那美麗的時景，

仲秋的一晚，月白風清，

我們彈奏着胡琴，

風兒裊裊弦聲悠揚，

你曾臥於椅旁靜聽，

★ ★ ★

我微聲隨弦調韻，

你也搖尾相應，

那時你的態度是如何的可愛，

何等的秀穎，

到今日你雖已溘然長逝，

怎拭去我心版上的印記深深！

★ ★ ★

默默回憶，

細細思量，

今日已非前日，

昨夕安知今晨，

世事滄桑，

何異幻渺的夢鄉！？

★ ★ ★

遠近的炊烟絲絲，

籠罩了瘦削的樹枝，

牽繫着我惆悵的心魂，

寂然凝神，

吹過的風兒陣陣，

還像含着牠狂吠的餘音，



四月十六日重抄

怒 風 苦 雨 之 夜

趙 精 五

一陣緊似一陣底怒風，

把窗櫺兒吹得嘩啦嘩啦的亂響。

一陣緊似一陣底苦雨，

把空塔打得很命的叫着。

冒着風雨的子規，

不如歸去的——啼破了沉寂！

把鼾睡的人兒叫醒了。

把久客不歸的人兒驚了。

破碎底心和滿身創痕的我嚟！

那能禁得起………………

咳！欲眠不得，

欲歸不能！

子規呀！

你慣哀啼！

你慣悲鳴！

你有傷心的事吧？！

你失了光明的前途吧？！

不然！

爲什麼在這怒風苦雨底昏黑的夜裡，

還不住的叫着呢？

我要制止你的哀啼和悲鳴！
免掉了我破碎底心兒再破碎了！
可是！
我又不忍得制止你呀！
那末，你盡情的哀啼和悲鳴吧！
一九三一·四·一六·於故都怒風苦雨之夜。

無 主 的 荒 塚

純 孝

拂面微寒的春風，
吹來了清明，
一步一步的走到無主的荒塚邊，
深沉的回憶：
呀！
野茫茫，
景淒淒，
青山白骨憑誰祭？
衰陽殘月；
空留杜鵑啼！
看！
郊原的無數男女，
各奠所親；
那有幾個知心，
來給您燒紙？

一九三一，清明。

遊萬壽山偶成

李鴻揚

其 一

綠女紅男一望賒，庭前共賞玉蘭花。當年事蹟曾知否，此地只容太后車。

其 二

朱簾畫棟認前清，敗瓦頽垣亦動情。多少樓臺傍古木，宵來惟有老鴉聲。

其 三

上下天光碧欲流，昆明湖上蕩輕舟。羣峯倒影清溪裡，水色山光一望收。

其 四

此地空餘萬壽山，蒼松古柏正堪攀。可憐午夜樓頭望，湖水澄清月一彎。

和李鴻揚君遊萬壽山偶成原玉

再 屬

一

美人瓊筵不爲賒，異域移來別樣花。共賞玉蘭亦韻事，豈知今日亂停車。

二

酒廊畫閣午風清，小飲湖邊且寄情。三五遊船競渡口，誰聞昔日瑯環聲。

三

昆明湖上注清流，遊客爭來蕩畫舟。欸乃聲隨波浪緊，當年水色爲誰收。

四

遠近傳說萬壽山，山光水色任游攀。傷心最是臺台冷，午夜凄清月一彎。

故都寫懷

趙精五

蹉跎歲月任飄蓬，年復一年往事空！旅邸淒涼誰作伴；案頭只有杏花紅。

二

紛紛柳絮滿園飛，郊外青青草正肥，老去春光鶯不語，他鄉遊子意悽迷！

三

深宵竟自嘆浮遊，月上東山客夢收，獨對青燈無限恨；愁思萬縷湧心頭！

四

漫漫看夜意悽迷！犬吠雞鳴月影西，才罷鄉關千里夢；又聽杜宇一聲啼！

徘徊 (暮春)

前 人

流鶯百啭垂楊新，獨自徘徊溪水濱，檻外飛英吹特地；似知此地有詩人。

辛未春日遊北平西郊

前 人

習習東風拂面來，花香鳥語滿春臺，尋芳曾把吟鞭駐；日落黃昏尚徘徊。

芳草萋萋醉眼迷，隔林小鳥盡情啼，桃花杏子相爭艷；嫩綠垂楊滿古堤。

紅杏隱漁家

劉純孝

萬叢含陰處，紛飛夾岸花，堤垂三月柳，烟撲一溪斜，孤艇河邊繫，雙虹浮水涯，
酒旗村店外，紅杏隱漁家，

輕便郵箱

給我的弟弟——討論婚姻問題

再 厲

我親愛的弟弟：

忽然的回憶起在你的姊死去的那一年，彷彿在冬季的某一天罷；我們受不過姑母的催逼，你騎着一匹灰色的馬，我也跨着一匹黃色的很漂亮而高大的馬，去到一家偷看姑母所催逼的目標底待字的姊。假使我一時沒有主張，爸爸媽媽因為急欲謝却他們自己以為必負的責任和受不了姑母的慫恿，你自己又不能作主，恐怕你的此後幸福又要斷送了！你想一個進了大學的青年要和一個目不識丁的女子處在一起，能否享有快樂？——我並不是說有什麼階級存在，我想知識不平等決沒有好的久的純潔的愛情——幸虧我見到了這一層，並且自信爸爸媽媽真是愛我能聽我的話，所以代你作了主，想個道兒搪過去了。假使我也被姑母甜言蜜語軟化了，你的前途能有現在的光明嗎？所以我每逢回憶到這一件事上，我是都呈現着恐懼的面龐！

你的姊死去已竟五年了，有時候——寒暑假罷——爸爸媽媽要問到你的婚事，你總是說：『您不用管，忙什麼？』此外呢也沒聽到你什麼消息？——聽到了，用工以致抱病的消息。至於我對於你的這件事，也從未貢獻過什麼意見；有，恍惚在對一個友人談話涉及了此種事，我略略的提到些，你曾在旁聽着，還加上幾句：『一個青年當正在猛進求學的時期，其他的問題都是不積極的』我親愛的弟弟呀！你知道我為什麼從未貢獻你意見嗎？從你幾句不經意的也是最着要的心靈的表現的幾句話——『一個青年當正在猛進求學的時期，其他的問題都不積極的』——我已知道你心深處，我們是同志者喲！

我現在又跳到另一個環境了，故都的一切迥然與陪都不同，尤其是兩性的問題——愛的問題——可以說是一種當前之急。打開站在新寫實主義立場上的文藝看看

，關於「愛」的問題所在多有的。再到公園電影院遊樂場……等所在實地裏考查考查，愛之神的龐大溫柔熱烈的腋下，許許多多的人在擁抱着追逐着。噢！這是青年人當前之問題嗎？哦！這也或者是青年人當前之唯一的自由樂園……不過愛之坟墓，時時的不斷發現着：失戀後的『失神』『自殺』。——我一再的追尋，才知道在這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裏，不容有真正的純潔的永久的愛出現。根本的知識既不平等待，生產的能力還未確定；披上了資本主義下的人們大衣，踏着經濟支絀的道路，又何怨走到愛之窟，不進愛之墓？！我親愛的弟弟呀！你不是正打算也跳到這個環境來嗎？你現在也許在預備追求着，所以我來貢獻你些意見：

第一在知識方面——知識是人生旅程上的飯糧，這是誰都承認的。至於在婚姻的這件事上，尤其是重要的一項：在人類生存的互助的原則上來講，兩個人如果是立在不同知識的階段上，又怎能有直接的互助？此外再站在協作之美德也確是愛情之鎖鑰的『諒德』上來講，如果各自站在不同的知識階段上，又怎能求相互原諒？不過在這被束縛已久的剛解放的她們羣中，或者又披上資本主義下的人們大衣的她們隊裏；必得兩下的知識立在一條水平線上，那是等於鳳毛麟角的事，未免有些條件過刻了！那末怎樣辦呢？在根本上解決好了。知識是積漸而來的，只要這個人知道重要注意地去搜求，終究有跑到相平的一點上；不過其中有個重要問題，就是出發點要注意的！『兩個人出發點是否一致』因為出發點要同，將來才能走到圓滿的一致的目的地：

第二在性格方面——關於性格這一方面，如果第一項做到了，這是渺乎其小的一件事。因為人的性格中，除却後天的環境造成的成份，——也可以說是知識的影影；屬於先天的遺傳關係的乃不甚多，只要用較長一些的時間和仔細的注意，自然的如洞見其肺肝然！況且知識能在一個出發點上，自然性格也相差不多！深一句說：知識既能相一致，彼此性格要不是絕對的不相合，還有諒德解救哩！所以有許多人說，性格是要特別注意的一項，我看那是急其所不當急而緩其所不當緩了？！

第三在職業方面——在現在的社會場合之下，『有專攻的職業』是不論男女都一樣的重要。尤其是乍被解放的她們，既往的社會上既然沒有地位，樣樣都待新開

關去；而社會上的習慣仍是輕視着，排斥着，如果不能求得專攻的職業，經濟則不能獨立，寄生的地位則不能超脫，那是只可喊着平等而已！可是關於一生伴侶的人們，職業是兩方面要同為宜，至低也要相近才好！因為在工作方面可以有大量的互助，在感情方面不致因為職業不同而天南地北的分離而滅殺而破裂！總而言之：要都能作生產者，以經濟獨立為原則，或者才有幸福之可言？！

第四在體貌方面——所謂體貌也者，係指體格合面龐而言，不過在這兩者之中，貌是比較不太重要，因為美惡都是出乎主觀的多，況且兩個人如感覺到各方都相宜了貌絕不成問題的。俗語說的好，『情人眼裏出西施』，這句話是比較對的。偏是現在的所謂摩登青年男女們的結合，大多數是只注意這一項上；如果有一副好臉子，便以為得了無價之寶。哈哈，末也！至於體格方面則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一方面有健全的身體才有健全的精神和健全的知識而後有大事業成功；一方面種族的延綿，國民強弱的關係，也是積極的。其他方面如欲作一個生產者，而無健全的體格，又豈不是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嗎？統括起說：關於體的方面都以能勞動為原則，貌的方面以勻稱為標準，高矮肥瘦，黑白妍蚩，那都是附帶的條件。換句話說：那都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下的需要條件呀！

第五，在年齡方面——這一項按理說是不算條件的，不過在個人主觀的意見，總是女子較男子小一些為宜；因為女子有生理上特殊的關係，她們的青春黃金時代是比較短的，而兩個人的愛情長短是以此時代為定評的。不過要是太相懸殊了，過也等於不及，圓滿的幸福恐怕也不能久哩！

以上五項，是站在男女雙方幸福的上邊來談的，如果這一件大事，馬馬虎虎的就算了，或者只知道注意到一項，結果成了畸形的狀態，又那能不走違愛之墓？！

末後我還要把『交友』和『戀愛』分析一下；因為現在的一般人把這兩件事多混在一起了。社會和家庭是人類要滿足他們的物質生活而從事生產互助的集團，不過家庭的範圍較小罷了！『交友』是站在社會方面上的結合大多數比較各方面都相近一些的人們從事大集團中一種物質生活。『戀愛』是站在家庭方面上的結合兩個比較各方面都相近一些的個人從事集團中一種物質生活和性的生活。所以交友不厭

其多，戀愛則貴乎專。不過要講戀愛得從交友入手然後才可有純潔的永久的真愛出現；這個理由是：一，接洽的人少，則無從選得適宜的對象；二，接洽的機會少，則無從考查得個人的真相；所以社交公開是一種先決的問題。可是現在的人們大多數把這兩件事混在一起了，一見男女的有所接觸，便以為兩個人是戀愛了。所以弄的在女子一方面本有同男子合作的要求而却不敢公然的和男子交接，或者要把要求打消了；在男子一方面也感受着同樣的苦惱。因此戀愛的事情成了機會問題，也因此而造成交友同戀愛混在一起的謬見。唉！一種事情要只看機會如何，本無什麼好的結果之可預期？況且是組織家庭的事——戀愛，只看機會如何，那又怎能不說『結婚是愛之坟墓』？！

我親愛的弟弟：這些話都是我個人的主觀之見，寫出來貢給你作個參考，你究竟以為何如？祝你
學識日新！

1981.4.25，兄再厲啓。

向讀者的聲明

1. 改稱郁文週報——本校既已改稱學院，「郁大週報」自本期起改為「郁文週報」，以期名實相符。
2. 時事彙報停刊——本期因為種種關係至第十四期才能出版，而十四期又值新學生會產生交代時期，工作頗忙，故自本期起暫將時事彙報停刊。